

貴耳集卷下

宋 鄭州張端義著

明 虞山毛晉訂

傳曰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則寡尤夫尤者

言之所由出也聞不厭多疑則有闕言之

謹餘尤則寡矣余貴耳三集成乃補拾前

二集之遺可以絕筆矣未能守聖門寡尤

之訓粗可備裨官虞初之求必不忘其事

貴耳集

卷下

汲古閣

之陋也紹興間泰發與會之失歡諸子多

粹前朝所聞猶未成編或者以作私史告

稔成書禍則知文字之害人也如此始信

言之爲言尤之階也余每得江湖朋舊書

云翁以多言得放逐不宜有此集可謂不

善處患難者余荅書云儀舌尚在焉可忘

言子非魚焉知魚之樂東里張端義淳祐

丙午閏四月四日書

宣和七年南郊畢恭謝上清儲祥宮聞金人已破
燕山車駕亟還禁中夜二鼓中人梁兢持宸翰
一紙宣示惟書黃中來既入對上獨坐一橫榻
兩宮娥擎燭上曰邊警如此盡是蔡攸匿下不
令朕知煩卿先草一詔盡言朕失以謝天下連
進二草皆不稱上意再三宣諭只要感動人心
不須歸過宰輔只說朕不是第三章稍愜上意
親筆改寫成卽時降出上曰卿未可去適來李

貴耳集

卷下

汲古閣

邦彥等皆譴張失措且去外面商量此詔是朕
自思算更有二事待與卿說朕欲遣王黼蔡攸
等分守大河盡籍內臣貴戚佞家財抵備犒
軍朕傳位與皇太子

淵聖名

朕移軍長安保扞關

中爲根本卿可就此爲朕處置明日便要都了
只是未有人做宰相是夜二府皆至銀臺門矣
罪已詔下忽吳敏拜少宰李綱拜尚書左丞淵
聖登極道君南幸向來御筆皆不行內禪之前

上諭曰處置許多事蔡攸盡道不是只傳位一事靠要做他功勞淵聖嗣位臺諫交章請誅京攸雖楊中立不免宣言蔡攸無罪之語但見論者紛然以誅王黼爲快而右蔡氏矣

徽宗北狩有謀者持一黃中單來御書云趙岐註孟子付黃潛善諸人審思之孟卽瑤華太后趙卽康王高宗由是中輿載泣血錄

真廟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鬢綠衣貴耳集

卷下
三

汲古閣

一小女童誦秋水一篇聞者竦立

昔聞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有播遷之禍仁宗大怒問宰執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比朕如唐明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果是播遷不及明皇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卽位靈武陛下無肅宗爲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釋建立之議始堅

孝皇一日宣押王丞相趙丞相施元樞周大參幸

一燕咨訪政事駕方御座見御案上有一黃綾
冊上忽駕興二相不敢近看獨周大參畧開一
看不覺吐舌復掩冊如初移時上來遽問卿等
不會看此冊否皆以不敢對來日周大參入堂
首與二相言此冊卽是前宰執所進臺諫姓名
見今宰執所進擬者皆在焉孝皇聖斷不可測
度前相旣去後相卽拜卻除前相進擬臺諫後
相雖有進擬慮其立黨不除恐臺諫奉承後相
自嘉定副封之靡前帝宏規廢矣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先一日奉詔露
天默禱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
生幾箇好人來輔助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
唱名必三日前精禱于天所以紹興淳熙文人
才士彬彬在朝此二祖祈天之效如此

貴耳集

卷下
四

汲古閣

壽皇過南內德壽問近日臺臣有甚章疏壽皇奏云臺臣論知閣鄭藻德壽云說甚事不是說他娶嫂壽皇奏云正說此事德壽云不看執柯者面壽皇問執柯者誰德壽云朕也壽皇驚灼而退臺臣卽時去國

德壽丁亥降聖遇丙午慶八十壽皇講行慶禮上尊號周益公當國差官撰冊文讀冊書冊擬楊誠齋尤延之各撰一本預先進呈益公與誠齋

貴耳集

卷下
五

汲古閣

鄉人借此欲除誠齋一侍從爲潤筆冊文壽皇披閱至再卽宣諭益公楊之文太聾牙在御前讀時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溫潤益公又思所以處誠齋奏爲讀冊官壽皇楊江西人聲音不清不若移作奉冊壽皇過內奏冊寶儀節及行禮官讀至楊某德壽作色曰楊某尚在這裏如何不去壽皇奏云不曉聖意德壽曰楊某殿冊內比朕作晉元帝甚道理楊卽日除江東漕誠

齋由是薄憾益公

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燕
閒未可輕視當倉卒汗墨之奉豈容宿撰會觀
龍大淵本名齋孝宗寫開二字張掄徐本中王
抃趙弗劉弼中貴則有甘晷張去非弟去爲外
戚則有張說吳琚北人則有辛棄疾王佐伶人
則有王喜基國手則有趙鄂當時士大夫少有
不游會龍張徐之門者

貴耳集

卷下
六

汲古閣

張景卿因奏對仁宗曰卿亦出孤寒張對曰臣本
書生陛下擢至中丞三子皆服冠裳陛下春秋
高主鬻虛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也上嘉納之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
祭節序北虜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虜
集成一帙刊在權場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
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于

時

李抄本
作臣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
匿于牀下道君自携新棖一顆云江南初進來
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櫟括成少年遊云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棖後云巖城上
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
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
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
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按發來蔡

貴耳集

卷下
七

汲古閣

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
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
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
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
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
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
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
道君大怒云爾去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

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畧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
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
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
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
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樂府待制邦彥以
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
可觀作汴都賦如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
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

貴耳集

卷下

汲古閣

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
相吁君臣遇合于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

亂可想而知矣

李抄本
作呂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陞辭
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
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幞頭
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
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

得先語便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
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其奏
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
之笑也

王尚之爲郎日輪對一劄乞減宮嬪之冗壽皇問
卿是外臣如何知朕宮中事臣備員內府丞見
每月宮中請給歷歷具道大小請給細數壽皇
大喜即日除浙漕卻不及作侍從曾作太府卿

貴耳集

卷下
九

汲古閣

高孝二朝帥蜀必要臨遣未嘗就外除亦以蜀爲
重事廟堂欲除崔菊坡先生覺菊坡之意未就
司諫王貫卿上疏指以士大夫辭難避事不肯
任朝廷之委用疏上後菊坡之命始出菊坡只
得一行在九江時余往見之扣其入蜀之意菊
坡自言朝廷以蜀中散亂令某整齊之余進曰
今天下散亂豈特一蜀耶朝廷何不留先生整
齊天下之散亂而獨私于蜀耶菊坡唯唯而已

近湯季能有辭難避事之疏三十年間兩見之
恨無菊坡再見此疏也

壽皇問王抃如何北使在庭舞蹈極可觀此間舞
蹈皆不及之抃奏云北人袖窄但公裳袖大一
舉手便可觀南人袖內外俱寬大舉手便不可
看北人視此爲大禮數德壽孝宗在御時閤門
多取北人充贊喝聲雄如鐘殿陛間頗有京洛
氣象自嘉定以來多是明台溫越人在閤門其

貴耳集

卷下
十

汲古閣

聲皆鮑魚音矣

壽皇以孝治天下有大理寺孫寺丞失記其名匿
服不丁母憂壽皇怒欲誅之奏知德壽云孫某
不孝欲將肆諸市朝德壽云莫也太甚遂黥面
配廣南數年得歸余兒時曾見之今之士大夫
甚至聞訃仕宦冒榮自若衰經有不曾著者食
稻衣錦汝安則爲之聖門之訓天理滅絕去禽
獸幾希

宣和元年間高麗遣使一旦忽上奏以其王病求
醫上擇二良醫往歲餘方歸二醫奏王館醫甚
勤謂曰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聞天子用
兵遼實兄弟國苟存之猶是爲中國捍邊女真
乃虎狼不可交也願二醫告諸天子早爲之備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音
律自製曲賜名舞楊花停觴命小臣賦詞俾貴
人歌以侑玉卮爲壽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牡丹

貴耳集

卷下
十一

汲古閣

半圻初經雨雕檻翠幕朝陽嬌困倚東風羞謝
了羣芳洗煙凝露向清曉步瑤臺月底霓裳輕
笑淡拂宮黃淺擬飛燕新妝楊柳啼鴉晝永正
鞦韆庭館風絮池塘三十六宮簪豔粉濃香慈
寧王殿慶清賞占東君誰比花王良夜萬燭熒
煌影裏留住年光此康伯可樂府所載

壽皇使御前畫工寫曾海野喜容帶牡丹一枝壽
皇命徐本中作贊云一枝國艷兩鬢東風壽皇

大喜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謂之二聖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曰尚御裏偶有一伶者在旁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聖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所謂工執藝事以諫

向薊林因入對論奏甚久上顧問再三中書舍人貴耳集

卷下
十二

汲古閣

潘良貴攝左史忽出位言曰天時暑甚向某不合以無益之言久勤聖聽公退上章待罪且乞致仕或者謂榻前因奏端研書畫潘有此言五峰行狀大畧相似所奏不同耳

方臘作亂朝廷捕之獻言者曰若急請于朝以劉公安世守南都陳公瓘鎮金陵人望歸之可不勞兵而破矣此薊林語也致堂先生行狀中載之

王丞相欲進擬辛幼安除一帥周益公堅不肯王
問益公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荅云不然
凡幼安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遂不
復言

孝皇朝不許宰相進擬鄉人王丞相在相位八年
林子中亦鄉人八年不得除命

吳越錢王入朝太祖曰謀下江南許以舉兵援助
歸語其臣沈倫倫再三嗟嘆錢王扣之倫云江

貴耳集

卷下
十二

汲古閣

南是兩浙之藩籬堂奧豈得而安耶大王指日
納土矣宣和年結女真攻契丹契丹果滅隨卽
二帝北狩此亦自撤藩籬也今又以滅女真韃
兵橫行襄蜀此又自撤藩籬矣喬行簡爲淮西
漕便民五事曾說此一項是亦祖江南之沈倫
也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曰第
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人次問第二秀才仙

鄉何處曰澤州人又問第三秀才仙鄉何處曰
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某鄉出
人參次問澤州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某鄉出甘
草次問湖州出甚生藥出黃蘗如何湖州出黃
蘗最是黃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
此語壽皇卽日召入賜第奉朝請

何自然中丞上疏乞朝廷併庫壽皇從之方且講
究未定御前有燕雜劇伶人妝一賣故衣者持
貴耳集

卷下
十四

汲古閣

褲一腰只有一隻褲口買者得之問如何着賣
者云兩脚併做一褲口買者云褲卻併了只恐
行不得壽皇卽寢此議

世之巧宦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
孝公嘉定間士大夫有一戲論於從政云將仕
皆得改官獨顏子孔門四科之首不得改官夫
子曰回也不改顏子鑽錯了鑽之彌堅如何改

官

天寶間楊貴妃寵盛安祿山史思明之作亂遂有
楊安史之謠嘉定間楊太后史丞相安樞密亦
有楊安史之謠時異事異姓偶同耳

平江道士袁宗善曾遇異人得驗狀法遭際三殿
賜通真先生壽皇一日使中貴持白紙三幅默
禱在內令通真書來中貴先排定資次第一紙
書不可行第二紙書無分第三紙書真真二字
奏呈壽皇隔數月皆驗不可行要請陵寢北報

貴耳集

卷下
十五

汲古閣

不從無分迺小劉娘子要冊后半年而殂真真
二字迺受禪光宗後來光宗有心疾壽皇宣通
真私問二真字通真奏云臣書先定二真合成
一字卽顛字壽皇大喜前定皆驗賜賚甚厚此
袁通真親與先君言

有一川官在都乞差遣一留三四年題一詩在儼
樓之壁曰朝看貝葉牢籠佛夜禮星辰取奉天
呼召歸來聞好語初三初四亦欣然初三初四

卽二僕也因此詩傳播京下遂得缺而去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漉出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糧此僧卽用所收之飯復用水淘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飢嗚呼暴殄天物聖人有戒宣和年間士大夫不以天物加意雖溝渠污穢中棄散五穀及其餓餒之時非僧積累之久一家皆絕食而死可以爲

貴耳集

卷下
十六

汲古閣

士大夫暴殄天物者戒

荆公黜詞賦尊經獨春秋非聖經不試所以元祐諸人多作春秋傳解自胡安定先生始如孫莘老輩皆有春秋集解則知熙寧元祐諸人議論素不同矣唐子西云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尊經則不可

蜀士胡其姓者知其女貴能生子作宰相携入京

師尋一朝士生宰相者卽與之遇道間見韓光祿國華拜于馬首云三年在京師閱人多矣光祿必生宰相子敢以女爲獻後果生魏公今韓氏家廟有胡夫人卽斯人女也

錢參政良臣之妻弟章其姓者自南康守回忽進擬浙東倉孝皇忽云執政妻黨便得好官參政李彥頴奏云章守南康有聲諸臺列薦以此除激勵作郡者章某見乞祠孝皇云且與祠章由貴耳集

卷下
十七

汲古閣

是而不復起矣

謝文昌源明館伴北使時寧廟初卽位定冊時諸臣頗有議論北使忽問謝云伊尹放太甲于桐此何義指光宗屬疾而言謝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避一篡字朝論甚偉李季章奉使北庭虜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愛用佛書中語李荅云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語

云火出木燼灰飛燼滅北使默無語

開禧議和首遣方信孺通書奉使和議未成欲遣
輔漢鄉輔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廼薦王都
庠柝代爲行人王往返至四虜有一伴使顏元
者問韓侂胄是甚麼人荅云魏公之孫吳太后
之肺腑有擁佑之勲又問云官裏如何信任他
不知去得他否王荅云大臣去留出自聖斷伴
使就懷中取出本朝省劄韓侂胄軍怒已擊死

貴耳集

卷下
十八

汲古閣

王爲之驚駭當時一語之差豈不失兩國之體
則知專對之爲難事也

衛社稷宗社者大臣職也死社稷宗社者大臣之
不幸也韓侂胄柄國皆由道學諸公激之使然
紹熙五年七月光宗屬疾寧皇未內禪外朝與
中禁勢相隔絕趙忠定招侂胄通太后意中官
關禮同任往來之旨寧廟卽位諸公便掩侂胄
一日之勞喉臺諫給舍攻其專輒之罪此時侂

胄本不知弄權怙勢爲何等事道學諸公反教之如此爲之弄權如此爲之怙勢及至太阿倒持道學之禍起矣後十年坤鑑一進資善一疏起于張鎡吳衡王居安之謀其他皆因人成事者也和議成奉使許奕吳衡副之虜索首謀函首至濠二使不敢進小使往返數次虜云旣是講和必無翺出禮數國信不必慮函首纔至虜界虜中臺諫交章言韓侂胄忠于其國繆于其貴耳集

卷下
十九

汲古閣

身封爲忠繆侯將函首耐葬于魏公韓某墓下仍劄報南朝當時丘宗卿開督府在建康備坐北劄徧劄諸州監司先父適漕淮東親得此劄幸一見之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遂起兵兩廣遂有兩解試攝官之格張元因殿試落第徑往西夏自此殿無黜落之士

施宜生以賀正使來韓子師館伴因語日射三十

六熊賦云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以八
百萬騎對三十六熊何其鮮哉宜生語塞大抵
南北二使皆不深書司射所載熊卽候也非獸
也

乖厓張公帥蜀時請于朝勅用楮幣約以百界嘗
見蜀老儒輩言謂此是世數所關七八年前已
及九十九界蜀闖建議虛百界不造而更造所
謂第一界行之未久而蜀遂大壞時數之論于
貴耳集

卷下
二十

汲古閣

是爲可信

辛卯歲北來人數百輩暫寓于襄陽府九華寺有
一人題詩于壁云千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成
兩鬢絲蹤跡大綱王粲傳情懷小樣杜陵詩鶴
鴿信斷雲千里烏鵲巢寒月一枝安得中山千
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雖未爲絕唱讀之亦使
人增感也

少游柳陽詞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知

何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詩話
謂斜陽暮語近重疊或改簾櫳暮既是孤館閉
春寒安得見所謂簾櫳二說皆非嘗見少游真
本乃斜陽樹後避廟諱故改定耳山谷詞杯行
到手莫留殘不到月斜人散詩話謂或作莫留
連意思殊短又嘗見山谷真蹟乃是更留殘詞
意便有斡旋也

鶴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時其先公晝寢夢有人

貴耳集

卷下
二十一

汲古閣

朝服入其卧內因問爲誰荅曰陳了翁覺而鶴
山生所以用其號而命名陳瑩中前三名登第
後兩甲子鶴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處風節相
似處極多在東南時有了翁家子孫必異遇之
章子厚在政府有惇賊邦曲之號一曰邦直又復
唐巾裏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公令嗣戴來畧
看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謔語肆行在下
者安得不風靡

王嘉叟題王龜齡詹事祠堂詩當時孤論偶相同
終始知心每愧公纔見安車延綺季遽嗟石室
祀文翁百年公議分明在一餉紛華究竟空白
髮舊交衰甚矣尚能留面對高風自註云始予
與龜齡別嘗謂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
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再三擊節後一見必誦
此言

東坡水龍吟笛詞八字謚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

貴耳集

卷下
二十二

汲古閣

出千林表此笛之質也龍鬚半翦鳳膺微漲玉
肌勻繞此笛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
風嫋此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將軍去後知

負秋多少此笛之事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
綠珠嬌小此笛之人也綺窗學弄涼州初試霓
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
雲杪此笛之音也爲史君洗盡蠻煙瘴雨作霜
天曉此笛之功也五音已用其四之一角字霜

天曉歌後一角字

歐陽公論琴帖爲夷陵令時得琴一張于河南劉
玘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粵琴也後
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貴而
意愈不樂在夷陵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
累琴雖不佳意則自釋及作舍人學士日奔走
于塵土中聲利擾擾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昏
雜何由有樂迺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釋

貴耳集

卷下
二十三

汲古閣

無絃可也

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
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許堅堅傳范
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惇頤惇頤傳
二程濂溪得道于異僧壽涯晦菴亦未然其事
以異端疑之

漢人尚氣好博晉人尚曠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
朝尚名好貪

韓愈皇甫湜一世龍門牛僧孺携所業謁之其首
篇說樂韓見題卽掩卷而問曰且道拍板喚作
甚牛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之因此名動京師

黃初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王位
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宮客星
歷紫宮而劉聰殞彗星埽太微而符堅敗熒惑
守帝座而呂隆破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
天闕江東無他而季龍頻年閉關余甲子年侍

貴耳集

卷下
二十四

汲古閣

親出蜀在荆南沙市申未間見一星自東南飛
在西北如世之火珠狀其光數丈長久而成一
皇字丙寅冬吳曦叛丁亥年余爲儀真錄參十
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月算曆者
鄒淮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
可住徑喚渡過建康余問之前有此否鄒云漢
獻帝時曾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
日劉倬舉兵僂季姑姑反戈一城狼狽倬以身

免繼此兵禍未泯也庚寅年余丞浦江三月間
近午日色畧覺昏意謂日蝕外看山林屋宇皆
成青色及兄弟骨肉相看面皆如鬼其色青甚
如此日不移影至西方動是年有繆春武庫之
變余嘗在方冊間或書此怪異終未便信豈謂
身自見之

東海中有山曰度朔上有大桃盤屈三千里其卑
枝向東北曰鬼門萬鬼應由往來也上有二神

貴耳集

卷下
二十五

汲古閣

人一曰茶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世人刊此桃
梗正歲以置門戶此出戰國策桃梗註

粉白黛黑戰國策張儀曰鄭周之女粉白墨黑註
云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漢武故事曰上
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皆自然美
麗不使粉白黛黑又楚辭大招曰粉白黛黑施
芳澤只惟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乃云粉白
黛綠東坡荅王定國書粉白黛綠者繫君火宅

中狐狸射干之流願以道眼看破方變黑爲綠
字

丘宗卿帥蜀陛辭奏壽皇吳家兵太專他日必有
可慮此時吳挺爲興州都統兼知興州乞得二
庚牌臣緩急可用居無何挺殂宗卿急發庚牌
檄張詔交軍除興州都統西兵姓移于他姓自
開禧間吳曦再領興州兵北伐之事興曦果以
叛聞人服宗卿之遠見宗卿與京仲遠爲代京

貴耳集

卷下
二十六

汲古閣

在蜀時適有瀘州張庭芬之變仲遠寬厚僂其
渠魁餘皆從釋京偶帶都吏行宗卿就仲遠舟
中擒去立斬之仲遠大不樂後仲遠作相宗卿
家食十年能知吳氏之兵必叛不知仲遠之作
相何明于彼不明于此耶開禧兵興始開制閩
主行和議復開督府年已八十餘矣

黃巢五歲侍翁父爲菊花聯句翁思索未至巢信
口應曰堪與百花爲總首自然天賜赭黃衣巢

之父怪欲擊巢廼翁曰孫能詩但未知輕重可
令再賦一篇巢應之曰颺颺西風滿院栽藥寒
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爲青帝移共桃花一處
開跋扈之意已見嬰孩之時加以數年豈不爲
神器之大盜耶

筆之用以月計墨之用以歲計硯之用以世計筆
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天
乎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
貴耳集

卷下
二十七

汲古閣

者天乎于是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惟
其然是以能永年此唐子西硯銘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脰瘦軀闕其一字使
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閣字
也此字旣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王萬年副都統因貽書岷峨山拗牛和尚不荅書
但與來人說傳語太尉早歸人至問和尚有書
無書堅不肯說萬年云我已知了爾直說久而

方云和尚請太尉早歸三日後盥漱間卽逝人
問拘牛云王太尉是第六洞萬年鬼王所以姓
王名萬年

均州武當山真武上昇之地其靈應如響均州未
變之前韃至聖降筆曰北方黑煞來吾當避之
繼而真武在大松頂現身三日民皆見之次年
有范用吉之變韃犯武當宮殿皆爲一空有一
百單五歲道人首殺之則知神示人有去意矣

貴耳集

卷下
二十八

汲古閣

浮光未破之前開城濠得一鐵坐佛高三丈城
東元有鐵佛寺其僧請歸本寺百餘軍輿之不
動軍帥禱之許以草創小寺安奉只用三五十
輦小兒輿之卽行後差老巫媪奉事凡有病告
者飲佛水卽安端平四年韃圍城砲聲震天鐵
佛爲之撼戰後韃攻定城韃人以砲坐罩鐵佛
于其下光州遂失左傳云國將興聽于人國將
亡聽于神卽此意也

歐陽詢藝文類聚有爲禽獸九錫以雞爲稽山子
以驢爲廬公者吳越毛勝撰水族加恩簿以海
龍爲君各有詞令祖歐陽之遺意也

仕之不稱者許郡將或部使者兩易其任謂之對
移漢薛宣爲左馮翊以頻賜令薛恭本縣孝者
未嘗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賞以用事宣卽奏賞
與恭換縣乃對移所起也

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瓠右纍蟻穴知

貴耳集

卷下
二十九

汲古閣

兩鳥鵲知風燕遜戊巳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鍼
浮南指葵知南日菊知隕霜此物之靈也人有
不節醉飽不謹寒暑孰謂人爲萬物之靈因書
爲座右銘

四夷附錄內典云人火得水而滅龍火得水而熾
信有此理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龍能變水人能
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
此亦理也

士大夫最怕有虛名虛名一勝不爲朝廷福真西山負一世盛名豈西山真欲愛名于天下天下自聞其名而起敬耳及史同叔之死天下之人皆曰真直院入朝天下太平可望及其入朝前譽小減省試主文爲輕薄子作賦曰誤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餓夫都下諺曰若要百物賤須是真直院及至喚得來攪做一鑊麵如是則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淺薄士貴耳集

卷下
三十一

汲古閣

大夫只做得一項做不得兩項

市井呼盧盧四也博徒索采曰四紅赤緋皆一骰色也俗說唐明皇與貴妃喝采若成盧卽賜緋之義楚辭招魂成臯而牟牟卽盧也又曰旅杜子美詩遶牀大叫呼五白袒裼不肯成臯盧註謂劉穆之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呼盧一擲百萬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又詩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唐李翱撰五木經元革註云

雉爲二梟爲六盧爲四

錢穆父尹開封有店主告有道人獨賃一房每日以新錢三千置之座側沽酒市肉迄暮而返乃携炭一小籃入房中人語小定則擁爐鑄錢未半夜三千成矣不敢不告穆父遣人邏之道人迎揖曰大尹來要貧道否至庭下穆父詰之曰爾必有術何敢于輦轂下爲之道人曰貧道鑄者泥錢不會用銅似不礙法令但得半乾半濕貴耳集

卷下
三十一

汲古閣

泥一塊以兩錢脫就便可成穆父命取泥試之遂巡成泥錢一千以索貫之呈穆父大怒擲于案旁激而有聲迸散在地道人忽不見取其錢重穿之每錢背二口字知其洞實也今以鐵化銅爲錢亦近于用泥矣

淳熙間省元徐履因功名之念太重遂有心恙之疾殿試用卷子寫一枝竹題曰畫竹一竿送上試官朝廷亦優容之以省元身後一官與其子

子亦恙官亦絕

席大光以母葬碑銘皆數千言屈吳傅朋書之大光立于碑側不數字必請傅朋憇偃終日不能兼備傅朋病之至夜分潛起秉燭而書大光聞之起立以文房玩好之物盡歸之預儲六千緡而潤毫或曰傅朋之貧脫矣未幾而大光死傅朋嘆曰吾之貧分也大光之死由我也

真定大曆寺有藏殿雖小而精巧藏經皆唐宮人貴耳集

卷下
三十二

汲古閣

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開鑰有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以前賜免拆殿勅書有塗金匣藏心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寺僧珍寶之

吳江長橋焚于庚戌之虜紹興四年新橋復成縣令楊同者謀新之始未嘗委一吏未嘗科一夫但命十僧分幹一橋之利可支百年始謀興工

亦俾諸僧分諭上戶往往出貲爲助震澤王闈者朱勗之黨乃積逋數千緡連券百紙請同自督之同笑曰此逋豈可督也徐命闈坐取火盡焚其券同以臺疏因擾民而罷此闈喉之

曹友聞鳳州人爲天水軍教授有學職時當可迺天水巨室辛卯冬聞韃寇深入天水守倅棄城不守時當可籍家丁推友聞爲主守城李說齋作帥知其事實寫旗贈之曰狀元及第三年有貴耳集

卷下
三十三

汲古閣

教授提兵四海無後戰死于大安軍雞翁關此丙申年也

李昂英字俊明廣人也主上諒陰榜第三名及第初任臨汀推官陳孝嚴激軍變盡出家貲撫定之曾治鳳帥廣激曾忠之變崔菊坡臨城借用經畧司印撫諭李縑城入賊曉以禍福五羊城郭得全賊之肇慶就捕朝廷錄功名之首除榮王府教授亦因朝臣之請李力辭不供職但云

素無學問難以移氣習士論躱之

陳習菴名塤省元父母求子于佛照光禪師就上
寫一偈末後二句云諸佛菩提齊着力只今生
箇大男兒此十月三十日書至十二月二十日
習菴生父母乞名于佛照光曰覺老余親見二
狀習菴無髭有則去之凡有除目卽先夢見住
院前身卽一尊宿也

臨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

貴耳集

卷下
三十四

汲古閣

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之來數十年間向
之術行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
于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
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
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
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守
帥闖者日以殺人爲事汝之術所以不驗也老
者歎服而去

伶者自漢武時東方朔以諧謔進其間以言語盡
規導之意至唐高力士輩出人主溺于宴安鴆
毒爲君之道絕矣及五代李亞子歐陽公作伶
人傳首焉極稱請箭前驅縞素從戎繫燕父子
以組函梁君臣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
成功其意氣之盛何其壯哉晚年耽于詼諧與
周匝景進敬新磨狎泄終至亡國死無以葬以
樂器焚之何其始英武後荒迷耶嘗讀放翁南
貴耳集

卷下
三十五

汲古閣

唐書有一事可取李王召一名將欲害之酌酒
一杯與其將飲將知內有毒堅不肯飲奉杯前
曰臣當先奉爲王壽君臣交爭不決有一伶人
自殿下舞上殿曰此酒臣先飲奪將手中杯一
舉而盡再舞下殿及殿門而卒一時倉卒遂解
君臣之疑雖曰小人以一死存國體可謂知幾
之士矣

晉王衍口不言錢強名阿堵俗言元底律貪之謂

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收長
物金三品密寫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世上金
銀寶借汝閒看六十年又曰饒君且恁埋藏卻
賺有人曾作主來積而能散君子肆之爲富不
仁古人深戒

曲江有二奇張相國以鐵鑄六祖禪師以銅鑄俗
語云鐵胎相公銅身六祖鐵胎有二身一在廟
一在郡庠銅身在大鑿寺廣州天慶觀有銅鑄
貴耳集

卷下
三十六

汲古閣

劉王像當鑄時不像其容殺數匠始成袞冕具
在

達官有癱緩之疾有道人曰古人已死身不壞今
人未死身先壞信知古人之死數雖盡而所養
固在至于百年之歲尚有容貌如生者今人貪
利祿則損其心窮嗜欲則喪其本數未盡而軀
已腐矣

楊誠齋帥某處有教授狎一官妓誠齋怒黥妓之

面押往謝辭教授是欲愧之教授延入酌酒爲
別賦眼兒媚鬢邊一點似飛鴉莫把翠鈿遮三
年兩載千擱百就今日天涯 楊花又逐東風
去隨分落誰家若還忘得除非睡起不照菱花
楊誠齋得詞方知教官是文士卽舉妓送之

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飾具帶一飭漢書
要義曰腰中大帶黃金骨紕徐廣曰犀毗引戰
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卽帶絢
貴耳集 卷下
三十七 汲古閣

也師比卽犀毗也

升斗古小而今大昔人飲酒有數石不亂者班固
論一夫百畝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石五斗古之
人亦今之人也豈有一人能飲數石日食五升
者乎

古人有言登公卿之門而不見公卿面目一辱也
對公卿面目而莫測公卿之心二辱也識公卿
之心不知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寧就萬死不

受一辱

韶州泔水場以滷水浸銅之地會百萬斤鐵浸煉
二十萬銅且二廣三十八郡皆有所輸或供鉛
錫或供銀或供錢歲計四五萬緡饒監所鑄歲
止十五萬二廣未嘗曾見一新錢所在州縣村
落未嘗一日無銅錢殊不可曉所謂會子皆視
之棄物不知朝廷一如二廣只使見錢不知會
子未知可行否乎

貴耳集

卷下
三十八

汲古閣

淳熙間有二婦人能繼李易安之後清菴鮑氏秀
齋方氏方卽夷吾之女弟皆能文筆端極有可
觀清菴卽鮑守之妻秀齋卽陳日華之室秀齋
能識人有兩館客一陳勉之丞相一陳景南內
相

乾道間有一媵隨嫁單氏而生尚書夔又往耿氏
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
廷壽皇云二子無爭朕爲葬之衣冠家至今爲

美談

呂夔卽呂正巳之妻淳熙間姓名亦達天聽蘇養直家孫女曰蘇夔其嚴毅不可當三五十年朝報奏疏琅琅口誦不脫一字舊京畿有二漕一呂搢一呂正巳搢家諸姬甚盛必約正巳通宵飲呂夔一日大怒踰牆相詈搢之子一彈碎其冠事徹孝皇兩漕卽日罷今止除一漕自此始呂夔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觸其怒竟逐之

貴耳集

卷下
三十九

汲古閣

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

袁彥純尹京專留意酒政煮酒賣盡取常州宜

興縣酒衢州龍游縣酒在都下賣御前雜劇三

箇官人一曰京尹二曰常州太守三曰衢州太

守三人爭座位常守讓京尹曰豈宜在我二州

之下衢守爭曰京尹合在我二州之下常守問

云如何有此說衢守云他是我兩州拍戶寧廟

亦大笑

韶州南華寺迺六祖大鑿禪師真身道場有達磨
衣鉢存焉所謂袈裟尚有髣髴而鉢猶存有一
痕偽劉公主所觸今寺有補鉢莊卽公主捨也
有虎夜必來守衣鉢如則天所賜皆不存獨有
柳子厚文亦非舊本更有黃葉齋僧文自稱率
土大將軍唐之丁酉年後彭帥爲經畧適有曾
忠之變亦是丁酉年遂碎此碑碑陰迺東坡飯
僧疏文二碑俱不存矣

貴耳集

卷下
四十一

汲古閣

東坡艾子有曰禽大禽大無事早下山去託此爲
談謔之助世人相傳笑話余因錄一二事以資
好事者一笑有知州未滿交代遽至在任者不
肯去赴任者不得入欲赴者怒遂起民兵諸寨
兵外縣弓手攻城在任者見事勢急率廂禁軍
守城監司得知按發朝廷曰攻城者以違年不
赴守城者以擅離任所聞者莫不大笑

富家大室多是爲富不仁爲人撰一說以譏之有

一多錢翁每自誇侈我世間飲食品饌水陸畢
陳飽飫醲鮮盡矣思得天上美饌畧供七箸可
以延年益壽或者告之須是齋戒設醮拜章精
禱方可感格上天必得賜汝美饌如此禱告數
年忽一夕正啓醮間有二天神自虛空而下奉
一大合呼愚民天帝賜汝食拜而受之愚民得
此合再三焚香感戴發合取食但見兩枚火燒
而已愚民懊恨許多時禱告卻得兩箇火燒此
喫人火燒今次喫天火燒也

世所有之物天神叱曰愚民不曉事汝尋常但
史同叔爲相日府中開宴用雜劇人作一士人念
詩曰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旁一士人曰非
也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自後相府有宴二
十年不用雜劇

廣州有二事可怪鹽步頭水客人所買鹽籬必以
此水灑之經久不析不化市舶亭水爲番船必

取經年不臭不壞他水不數日必敗物理不可
曉如此貪泉雖有吳隱之詩及有二碑或曰在
石門今則不知其所矣

今之校椅古之胡牀也自來只有栲栳樣宰執侍
從皆用之因秦師垣在國忌所偃仰片時墜巾
京尹吳淵奉承時相出意撰製荷葉託首四十
柄載赴國忌所遣匠者頃刻添上凡宰執侍從
皆有之遂號太師樣今諸郡守倅必坐銀校椅

貢耳集

卷下
四十二

汲古閣

此藩鎮所用之物今改爲太師樣非古製也

餘干有王德者僭竊九十日爲王有一士人被執
作詔云兩條脛腕馬趕不前一部髭髯蛇鑽不
入身坐銀校之椅手執銅錚之錄翡翠簾前好
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有如秦始皇之皇一應文
武百官不許著草屨上殿王德就擒此士人得
以作詔免

餘干有一富人作社火迎五聖遂三次往行在看

拜郊畫成圖歸裝官家駕出迎神呼八千人爲
細甲軍皆用金銀二紙爲之鹵簿儀衛俱全又
裝一人儼然赭袍坐于輦上後州郡因訴詞取
社首數十人囚死之此等真怪事所以迎神社
火有禁故有意也

古來作者欲攄胸所獨得或紀一時見聞
于詩文外別成書名曰說部好事者萃數
十種合刷之非不璀璨奪目而世遠傳寫

安免舛缺之患也此本之貴于精而全也
宋季張荃翁著貴耳集分上中下而各有
序祕笈所羅僅下集耳博雅如澹園遂據
而筆之經籍志仲姪生甫購抄本旣全且
精余讀其首序歎曰世有上不見諒于君
下不見信于妻子能卓然自立不爲遷逐
怨誹所搖奪者幾人哉荃翁之品于是乎
不可及矣而其立言自足垂世余尤喜貴

藥苦人之颯宛如便孟潛葬同官之厚等

于麥舟官家好獸之慙不減唾面

包孝肅唾濺仁

宗面見曲洧舊聞

而晚年若遇之事還勝東林也

且皆關切我湖也獨杭志載莫漳宰仁和

兩治出入德壽宮之恃勢者而兩降官仍

在任不數月擢守平江集乃以爲莫濟而

地之錢塘嘗州昇焉所杖止一人官罷踰

一年又昇焉論荃翁以宋人記宋事當無

誤但談監簿鑰與濟漳同邑同時而其志

吳興敘濟歷官之所則溫明泉也敘漳則

曰今爲郎也有難臆決耳潘昭度中丞嘗

語余曰古人恐無所表見而著書使不傳

何假于著吾輩愛書擁而不使之傳亦豈

真愛今而後宜以郡之藏書而不一借者

爲誠因借余梁谿漫志以往生甫聞子晉

樂善好古促余亟副墨授之猶此志也夫

崇禎壬午閏月閏元衢識



卷下

